

目 录

好书是为会读的人而设的.....	(1)
生活的珠玑.....	(5)
自有心胸甲天下——创新议.....	(9)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断想	(13)
“诗味”谈片	(16)
色彩与美和诗意	(18)
诗词中的哲理和情趣	(20)
艺术上的“移情效应”	(24)
老诗人,新创见——吴奔星教授谈想象与联想.....	(26)
善避为能,善犯为能——关于以花比美人的历史反思.....	(28)
题画诗的艺术	(39)
解诗难	(41)
慧心妙手,推陈出新.....	(43)
名句欣赏(四则)	(45)
“畏我复却去”辨	(50)
异彩纷呈的古诗今译	(54)
双悬日月照乾坤——中国诗与酒文化扫描	(57)
白也诗无敌,美人、月与酒	(62)
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	(66)
誉饮百代,惠益千家——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新介.....	(70)
诗吟“国耻”情犹切	(73)
医国有方“己亥”诗,报国无门瑰丽吟.....	(75)
爱国爱妻高度统一的绝唱(附:林觉民《别妻书》).....	(78)

目 录

爱国——忍辱负重、乐观进取的原动力——三读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82)
诗词琐议三题——兼论《怡神集》	(84)
胸怀祖国,心旷神怡——读《怡神集》	(92)
鼓点·晚霞·乳燕——《怡神集》座谈会侧记	(95)
芦笛声声——评刘洛诗作	(98)
百花魂影,浩气丹心——读《百花吟草》	(104)
多向思维——通向事业成功的道路	(107)
“耄耋童心”赞	(109)
薛宝钗的关系学	(111)
一代情魂,千秋美唱——读《抒情十四行集》	(113)
滋润心灵的春雨——读《春雨集》	(115)
“闲话”不闲,短篇不短——《饭牛闲话》序言	(117)
田原“五绝”启后人	(118)
集扬传统文化之精优——喻蘅其人及其《艺文随笔》	(122)
访画记概	(125)
画家王宏喜的五彩人生	(127)
爱心、清新、潇洒——潘宝子和她的画	(129)
姑苏桂兰,香飘海外——程桂兰和她的歌	(131)
演唱民歌的后起之秀庄致芹	(133)
翩翩舞影,殷殷美育(附录一则)	(135)
封建屠刀虐杀下的人情人性	(141)
流动的彩色画卷	(145)
“儒”味洋溢的《金陵才女》	(147)

目 录

神探亨特“神”在哪里.....	(149)
既柔且韧的卞卡.....	(151)
小议《星星知我心》.....	(152)
“旅游文化”要抓个“文”字.....	(153)
“广告”是非.....	(155)
悄然崛起的“老干部文学”.....	(156)
艺术的管理与管理的艺术.....	(157)
论辩的魂灵——学习鲁迅论辩杂文随想.....	(160)
群星灿烂，明月扬辉——谈鲁迅作品中的良师形象	(168)
《中华传奇》崛起的思考.....	(174)
《人生与伴侣》让人生更美好.....	(180)

好书是为会读的人而设的

——谈阅读中的想象

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与读书有密切关系的。可是有了好书，不一定都能读好。俄国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就说，世界上有许多好书，可是这些好书是为那些会读的人而设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会读”呢？就文学作品而言，我认为最基本的一条是要正确而充分地运用想象、联想，显现出“好书”中的形象，补充出“好书”中表面看不到而确实与其有关联的诸方面。

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这句话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艺术作品的产生离不开想象和联想。另一方面，艺术作品的接受、鉴赏也离不开联想和想象。阅读者必须凭借联想和想象才能透过文字或图像体味到形象中所含的思想和感情，艺术作品也是靠它们而获得生命而熠熠生光。这很有点象电视。电视台发射到太空中的信号，到了电视机里马上还原成人们赏心悦目的图像。欣赏文学作品也这样。“一枝红杏出墙来”，“开到荼蘼花事了”，“秋月扬明辉”、“独钓寒江雪”，这些诗句也可以说是信号，读者只有接受了它，在自己头脑里的“屏幕”上显现出：墙头摇曳闹春的红杏；春光离披烂漫流连的荼；沉沉夜空，一轮明月，如水荡漾；漫天大雪在小船上披蓑独钓的老翁这些图像，才能身临其境，心赏其妙。

这些红杏、荼、秋月、寒江等具体形象，是易于在人们脑海中形成幅幅色彩鲜明的图轴，其诗情画意，四季美景，诗人情怀，还易于悠然心会，作品佳处还不难捕捉。可是有些却似乎不象红杏、荼等具体“信号”，如：“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并没有具体的“景”象，似乎只是无字之歌，无法还原成具体图像。然而，这实在必须通过自己的想象与联想才能显现出

一个忧国忧民的老人；报国无门，蛰居终老，在弥留的时刻，仍然渴望祖国统一的沸腾的内心和死难瞑目的面影。这样，才能体会这首诗椎心刺骨的沉痛和死而不已的爱国激情。但，还有一种情况，似乎需要多种图像交相叠印，才能显出妙处。如于谦青年时写的《石灰吟》诗：“千锤百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如果你头脑只显现出石灰的生产和使用，那就可谓是浅尝辄止了。因为诗中展现的，是民族灾难空前严重时刻神州大地上弥漫的乌云，国难当头，各顾妻子，甚而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沉渣的泛起；同时也显现出于谦的“经纶尚有待，吐属已不凡”的民族英雄的特色，和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易其节的耿耿孤忠，甚至为国捐躯的英雄行为。所以要读好佳作，不仅要运用想象，在脑子里形成图像，同时还必须追踪与这图像有关的各个方面，即知人论世，尽量地看得全面，才能深刻地领会到其中精深美妙之处。

当然，要全面深刻的领会文学作品，是不能缺少品味、鉴别的过程的。如果你没有见过老牛相斗，怎知道牛斗时尾巴是夹着的？怎能鉴别出扬尾的“斗牛图”的可笑呢？如果你不知马在低头吃草时怕草刺了眼，总闭着眼，怎能判断睁着眼睛吃草的是一匹瞎马呢？苏东坡开始只了解菊花的“宁肯枝头抱香死，不随黄叶舞西风”的不落瓣的一方面，就认为王安石的“西风一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是荒谬，狗尾续貂似地写下了“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原想奚落王安石，结果反奚落了自己。

在联想、想象的过程中又必须始终围绕作品所展示的形象，围绕作品用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特点。“心游万仞，思接千载”，必须如鹰隼盘空不离地上猎物般落实在作品的形象上。既不能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也不能若即若离地随心所欲。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脍炙人口的一首好诗，引起无数读者的美妙的联想。韦航同志指责把诗中“乌啼”、“江枫”、“愁眠”解释为乌啼桥、江枫桥、愁眠山……正是因为考证者对此所进行的联想完全离开了形象的原故（见《解放日报》一

九八二年九月十六日）。离开形象，或把形象加以歪曲的联想、想象，非但无益，而且有害。

所以，要欣赏文学作品，你的“电视机”必须有若干“频道”，这些“频道”，包括精通世事，熟悉掌故，了解各种文学体裁（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流派（古典、当代、现实、浪漫等）以及作品形象组成的内部结构等。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实在是应该牢记并身体力行的。

当然，知识不仅要丰富，还要不断更新。航天飞机、巡航导弹的时代，你还只是认为“草船借箭”为智的极至，那看到新作品，必然不仅体会不到妙处，还会大发“见到骆驼以为是马肿背”的馊论。对文学作品鉴赏的准确程度是与知识丰富性、新鲜性成正比的。几千年前的孔夫子和几百年前的曹雪芹说的：“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实在是我们应该深长思之的。

不过在叠现多频道图像时，并不是一下子要“全冒出来”，而是要及时选用“得用”的显现。如果看到“叶垂千口剑，干聳万条枪”的咏竹诗，根本就想不到它是“十根杆子共一个叶子”的荒唐涂抹，或者若干天后才推算出来，对语言这样缺乏敏感，不仅是谬误难知，即使读到好作品也是“黄牛吃荸荠——不知味”了。再如不了解皇帝的威仪，宫禁的森严，和唐玄宗的“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昧。怎能知道：“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深刻内涵呢？皇宫是森严肃穆的禁苑，“平明”是大臣上朝，皇帝与大臣共议国事的时刻，却不见大臣来，而见一个妇女驱马而来，可见皇帝、朝廷的尊严、法度已败坏到何等地步，而这妇女是皇帝的姨子，竟放肆得见皇帝连梳妆一下都不愿意，可见和皇帝的关系是不大正常的。所以这并不是一首歌颂妇女美丽的诗，而是讽刺皇帝荒唐、纲纪废弛的诗。这些，在原诗中表面并没有，而是通过联想才挖掘出来的。如果不能迅速的联想到当时的各个方面，怎能了解其深刻的内涵呢？

而要能迅速地作出这种准确、鲜明的联想和想象，就不但要求阅读时象《文心雕龙·神思》中“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那样，而且也

就不能不要求在阅读作品之前养成一种对生活、对书本、对所接触到的一切进行思索的习惯。也就是始终使自己思想处在一种联想和想象的飞驰、整顿中。“宝剑锋自磨砺出”，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准确、鲜明、及时的联想、想象也仿佛灵感一样，看上去好象电光石火，“妙手偶得”，实际上却是勤奋者必有的明珠自投。李贺诗中神奇的想象和联想可算是群莺乱飞，应接不暇，而这些正是平时呕出心肝，背着诗囊不断捕捉而来的，鉴赏过程同样如此。

所以要真正领略到文学作品的妙处，真正“多读好书”，必须能够将文学作品的符号接受到自己头脑的“电视机”里，组成图像，还必须不断增加自己电视机的“频道”，并且保持其良好的选择性能。所以，搞好自己的“电视机”的诸方面，实在是欣赏文学作品的重要而必要的条件。

生活的珠玑

每到春季，大好春光曾引起多少骚人墨客由衷的赞叹，写下了多少流传千古的佳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春风又绿江南岸”、“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虽然，清代著名的评论家李渔曾大声斥责“红杏”名句，“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窥词管见》）。可是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宋祁的美誉。人们仍是把这“闹”字和王安石的“绿”字，张子野的“弄”字，相提并论，认为是“炼词”的精品。不过，这些“闹”、“绿”、“弄”如果离开整句，恐怕就象鱼儿离开了水，谈不上“绝妙”了。所以我认为与其赞赏“这一个”词炼得好，不如赞赏“这一个”句好。佳句，评论家有时互不首肯，也没有公认的定义。不过评论家赞美佳句的用语，往往是一“妙”字，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句以入妙为佳。这个“入妙”应包含三方面：要深、要新、要美。如果议论不能入木三分，抒情不能九转回肠，写景、叙事不能简练传神，是不能称为深的；而达不到眼前景、口头语，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也够不上新字；不仅选用的词语美，词语组成的形象，构成的意境也要美，才无愧于美字。当然，深、新、美这三点每一点都应是真善美的统一。深，如“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因其入木三分，必不浮泛，必能反映出生活的本质的真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因其九转回肠也必能给人以积极向上“善”的力量，而简练传神正是培根“美就是朴素”的同义语。“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新，也自然拥有“真、美、善”的底色，而美的意境也自然拥有真和善的霞光。深、新、美分开来说，是因其具体表现中常有不同的侧重，因此，三者具备当然是佳句，如果三者有一，也应列入佳句之林。它，有时白描，有时精雕，有时单叙，有时借助各种修辞方法，在文艺

园地争奇斗艳，琳琅满目。作家在融铸锻造佳句上总是煞费苦心的，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涕流”，曹雪芹借林黛玉的口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有的即使罹杀身之祸也不出让佳句。可见佳句对作品、作家之价值，决不是雕虫小技。

评论家们常常对佳句称赏不迭，苦语、情语、痴语、隽语、奇语、神句、警句等等，赞誉接踵连翩。佳句，不仅诗词中层见错出，卓越的散文、小说、剧本里也常常令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高尔基《海燕》），“幸福的家庭往往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你这样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实在是一口盖着草的井”（迦梨陀安《沙恭达罗》）……我们认识佳句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但对具体作品而言，又不是说佳句“多多益善”。它可不能象农民撒种，均匀密布。它只能一朵巧簪而不能珠翠满头。秦牧曾把“平易流畅”的文学语言比为：上味（盐）（《艺海拾贝·上味》）。这个“上味”倒是佳句的绝妙比喻。佳句也象上等肴馔里的盐一样，是不能或缺的。不可想象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词里能没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里能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也正象上等肴馔一样，如果“上味”多了，咸得象啃盐巴，那“上味”就变成了“下味”了。全诗都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恐怕读者的脑袋也吃不消冲。当然，也有一首短诗，句句皆佳句的，如：“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殷夫译斐多菲《格言》），真是字字珠玑，但，这不光是特例，更重要的这样的短诗表面上是四句，实际上只是一个佳句。一般情况下，一篇散文，一篇小说，一首诗，佳句只是，也只能是“铁骑突出刀枪鸣”似的一现而已。

少而精是要注意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与全篇的关系。绝大多数佳句是离不开集体的。整个集体也必须和佳句“淡妆浓抹总相宜”，

才能谐调，不致两误。我们常常看到某些诗中一两个句子“佳甚”，可是整首却不足道，佳句就和整体“格格不入”了，有时竟糟得象“鲜花插在牛屎上”。但是还有另一种有趣的情况，一个佳句在这里并不见佳，可是搬家以后，能量释放出来了。例如晏殊的七律《示张寺丞·王校勘》这首诗：

天已清明作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
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迭才。

简直象三家村塾师写的，实在是味同嚼蜡。五、六两个佳句就象一簇红梅开放在荆棘丛中，大煞风景，久而不闻其香。可是，一经改换门庭，到了他自己的《浣溪沙》里就成了：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有谁还不激赏这绝妙好词呢？全诗成了通体生光的佳构，“无可奈何”二句被后人一再称引。所以，佳句和整体关系不可轻忽，用得自然恰当，才能相得益彰，才能成为一篇之警策。否则，不仅全诗无光，而且佳句也可能湮没。生活是变幻无穷的。生活是海洋，在那潜沉的深处有无数美好的明珠隐藏，要肯潜水，善潜水，再有一双妙手，生活会为你捧出最好的珠玑的。不仅会写出前无古人的新鲜佳句，而且即使写和别人同样的主题也会铸造出各异的佳句。如同属写亲友们久别重逢的，贺知章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杜甫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韦应物有“欢笑情如旧，萧疏发已斑”；李益有“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司空曙有“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刘禹锡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都栩栩如生地写出了见面时的激动人心而又各具特色的表现，实在令人惊叹！而千百年后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张诚》篇中有一段写一个“形影自吊”的孤老头子蓦然见到失散多年的妻子、儿、媳时的精妙绝伦的文字，完全可以追比前贤：

忽见讷(次子)入，暴喜，愧愧以惊；又睹诚(三子)，喜极，不复作言，潸潸以涕；又告以别驾(长子)母子至，翁辑泣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几，别驾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见婢媪厮卒，内外盈塞，坐立不知所为。(括弧内的字是笔者加的)

寥寥七十八字，写一个战乱离散，一朝团聚，喜出望外的场面，写得这么逼真，生动，极有层次，佳句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络绎而来。这些精采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佳句，完全证实前人的佳句不是结束了佳句的领域，而是不断的开拓寻觅佳句的道路。事实上，志才两旺的艺术家都是这样认识的，对待生活都是象旱天的鹅见了水一样连头带尾钻进里面。福楼拜不是一再叮嘱莫泊桑找“这一个”，马雅可夫斯基更说要象提炼镭一样精研语言，李贺妈妈也说李贺要呕出血来，这都是在下苦功来撷取生活的珠玑啊！生活的海洋，既是无情的，也是多情的，对终朝沉浸她心灵深处的人是不断地将珠玑捧送到他们手上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偶”不是意味着不可知的运气，而是意味着得来不易，即使妙手也不易屡得啊！

所以，佳句实质上是生活的珠玑，是作家对生活的融铸、提炼，概括而成的。对生活浮光掠影，就想随意编造佳句，是“清词佳句不为邻”的。而如果简单的寻句，窃别人佳句，署自己名字，那只能成耻辱的印记，别人的佳句可不是杯酒能借来浇自己的“块垒”。任何想不刻苦地深入生活而能“下笔如有神”，只能是幻想而已。陆游说：“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如此，艺术作品莫不如此，陆游的这个“外”字当然也包括首要的思想境界的问题。

自有心胸甲天下

——创新议

读《红旗歌谣》看到“日照祁连生黑烟，遥看油井如喷泉，飞流直上三百尺，疑似黑龙飞上天”这首诗，马上就想到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这种从构思到词句都和别个惊人的相似是一首诗缺乏创造性的突出表现。创造性对于艺术来说犹如生命。

遗憾的是古往今来却偏偏你有个妙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①我也来个“凭君莫问愁多少？门外江流罗带绕”^②，人们赞美“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③，我也来个“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④当然，这些似乎比“日照祁连生黑烟”高明多了，但终究称不上是创新的好诗。

创新当然包括题材选择上的新，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意境上的新。就拿描写落日的诗来讲，杜甫有“落日照大旗”，王之涣有“白日依山尽”，王维有“长河落日圆”，刘长卿有“夕阳依旧垒”，孟浩然有“夕阳度西岭”……同为咏夕阳，又都称得上各尽其妙。照理到了李商隐就该“眼前有景道不得”了，可李商隐却写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夕阳无限好”一经跃然纸上就腾起一片光芒，甚至千百年来盖过他本人另外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名句。所以写诗并不在于是不是“第一个”写了什么，第一个写的不见得好，第若干个写的不见得不好。《诗经》里的“有女如荼”，比唐朝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比宋朝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不知要早多少年了，至于林黛玉的“花谢花飞飞满天”那就更后了。可是，谁能以第一、第二的次序

① 李后主词
② 周密《绝妙好词笺》
③ 杜甫诗
④ 晏几道词

来定优劣呢！可见贵在新意而不在于时间上的第一、第二……“芳林新叶催旧叶，流水前波让后波^①”，艺术的天地是无比宽广的，而能夺得后来居上的桂冠的是勇于在创新的崎岖小道上攀登的人。

通向创新的高峰不仅道路崎岖，还有横侧的峰峦使人迷幻。

自铸伟词还是好办的，挖掘新材料、新题目虽然难，但一经到手也可以事半功倍，一下子骊龙得珠，但是，我们的周围常常总是每日柴米油盐醋茶的延续，天空、大地、房屋、车辆也是老样子看不出个新东西来。怎么办呢？这就是要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看出新的东西来。“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②象秋天吧，多少年来总是“志士悲秋”，“悲哉秋之为气也”，可是刘禹锡却来个“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不就是“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式的绝妙好词吗？翻新，常常是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的道路。“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尊前”这是一首已不大能激起我们情绪的唐诗，可是一被翻新为“浩气山河壮，丹心百卉鲜；一声周总理，双泪落襟前”，谁能不为之头涔涔、泪潸潸，谁能不惊叹这化腐朽为神奇的翻新呢！

当然，要创新意，也必须题材中确实有“新”，如果是一把杀风景的茶壶，恐怕就会象笑话里讲的四个“天才”只能写出“远看象一把茶壶”、“近看象一把茶壶”、“越看越象把茶壶”、“到底还是把茶壶”这样的“佳句”来了。善于选择有多侧面，内含丰富，特色别致的题材是创新的近水楼台，但是“掬水月在手”的机缘，毕竟是微乎其微的，必须在“平中求新”上狠下功夫，必须要在意境的创新上狠下功夫，这才是保证登上创新高峰的终南捷径。只有在意境上取得创新权，才能在名家林立，名家纷陈的情况下，有所突破，有所成就，如果只是表面标新立异，或者故作翻新，那只会辗转于云雾山中的崎岖邪道上，其结果也不会比“四把茶壶”好。

① 刘禹锡诗

② 罗丹《论艺术》第五页

深入领悟意境上的创新，艺术领域里的许多难解之谜就会一一明白了。人们为什么特别喜欢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就是因为比前人提供了更多的供人联想的新意境，所以人们不仅津津乐道，而且一翻再翻，清朝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里就有“晚晴颜色似朝阳”，近人朱自清先生更直捷的写道“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怨黄昏。”可谓趋之若鹜，但从这些翻新诗句中却又揭示出另一个创新的秘密。《两般秋雨庵》着眼于形象的翻新。朱自清先生着眼于用意的翻新，但读后都令人觉得仍然采取商隐诗句的浓郁的底色，好象只是在一幅别人绘好的图画上涂上一些另外的颜色，题上些另外的行款而已。所以，只有在意境的总体上，在整个艺术的构思上创新，才是奔向无限光辉的创造前景的坦途。但，重要的秘密还在于这里有一个高和低的问题，新的不一定是美的，新而美的也不一定是高的，还是就夕阳诗来说：当我们一读到叶帅的：

满目青山夕照明

就觉得眼前一亮，仿佛一个巨人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面前巨手一挥，山川耀目，万象更新。前举的那些落日诗纷纷黯然失色，“一览众山小”、“鹤立鸡群”的感觉不由跃上心头。可见这个“高”很重要。这就是说，在意境的创新时要在意与境统一的基础上，用一种“倚天抽宝剑”的襟怀气度来指点云树，才能写出光华夺目的诗句。这就是“立意高，则通首便高”的艺术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倒不怕找不到新题材，倒不怕旧题材写不出新意，倒不怕没有新句新词，只要有第一等气魄，第一等襟怀，第一等艺术素养，就能变平凡为新异，化腐朽为神奇。就能一扫前贤，鲜美浏亮、卓然特立，新意盎然。所以要想创新，要想超越前人，先要培养自己的襟怀气度，“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诗人是这样，小说家也是这样。清人况周颐：《蕙风词话》里谈到诗人的襟怀气度时，非常赞赏向伯恭《咏中秋》词里的几句：

人怜贫病不堪忧，

谁识此心，

如月正涵秋！

是很有启发性的。而这点又是最难而又最必要的。写到这里又想到鲁迅的血管与喷泉的名言，确实使人感到语新不如意新，意新由于人新，这实在是创新的“三昧”。

自有心胸甲天下，新词丽句必为邻！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断想

生活是艺术源泉，不仅因其理使人信服，更因其魅力使人难忘。生活是美，艺术也是美，生活因有艺术而增辉。过去传说金主完颜亮读了柳永形容杭州西湖之美的《望海潮》词“三秋桂子、十里荷香”，慨然生不可遏止的南下之心；而今，谁读了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不油然而生无限向往之情？生活是艺术之源，说的是这两种美的联系，其魅力既与生活美、艺术美有关，也与他们魅力有所不同有关。

生活是艺术源泉魅力首先在于：以遵从者的成功作品、不遵从者的失败作品，以貌似成功、红极一时、终归寂寞的“镀金伪劣”~~赝品~~，以貌似失败、冷落百载，终获盛誉“精品”，使人反覆感悟。作品的分量，主要是作品中生活的分量，其中心是情与理。“每逢佳节倍思亲”，短短一句一千多年前的喟叹，至今仍令海峡两岸以及一切进入此情此境的人反覆感到不能自己。

生活是艺术源泉魅力还在于是艺术家求发展、艺术要超越的秘诀所在。艺术家发展、艺术超越的共同点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创新；而所谓创新，不是人换一件新衣，而似制作一道新菜。艺术如美味佳肴，生活提供鱼米山珍。高明的烹调师一个蛋可以作七样菜，菠菜可以做成“天下第一菜”。艺术家也如此，“夕阳衰草寻常物，解用都成绝妙词。”但更多的却是在山阴道上选取新奇蔬果。“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对于初学求入门、求上路，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的积累。前人指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艺术家成功（出杰作、求超越）的两个条件，其实“读万卷书”是步入艺术之路常有门径，是入门后攻玉的他山之石；而“行万里路”则是艺术家入门后求发展、艺术求创新、求超越的必由之路。“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

生活是艺术源泉其趣味还在于：创作过程中何时遵从、何时掌握